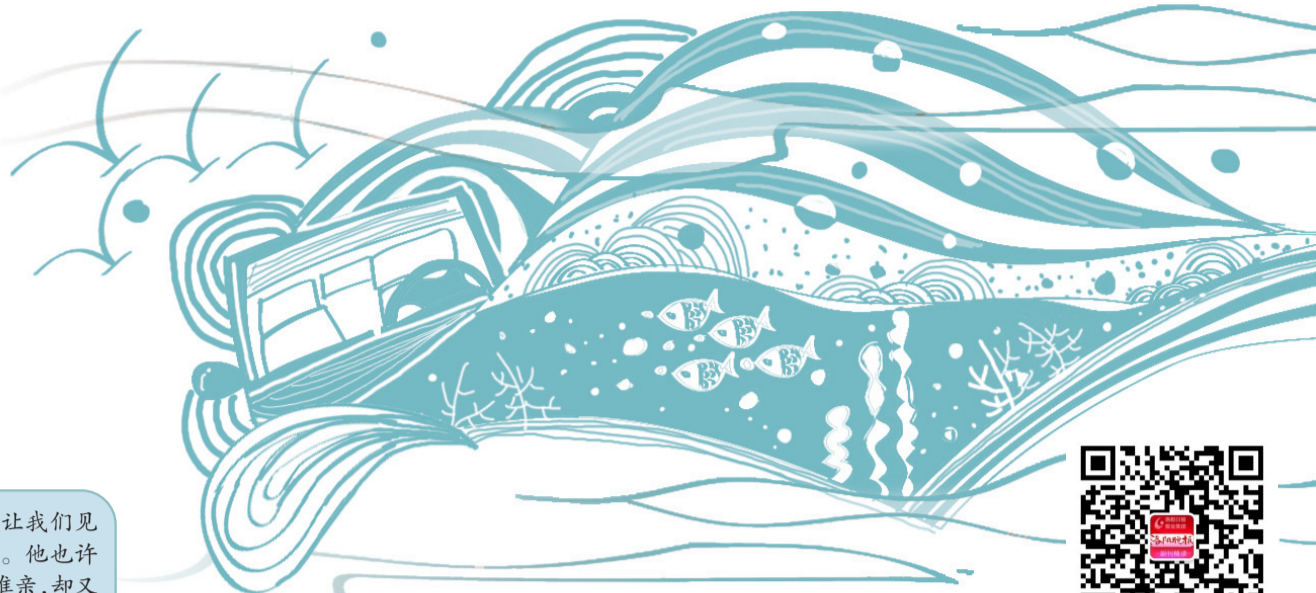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主持人:刘建超

小
小
说
超
市



关注“晚报副刊精读”，欣赏《三彩风》佳作

主持词:《你所不认识的张三》,让我们见识了一个目不识丁的人的与众不同。他也许没文化,但绝对有担当;他也许任人唯亲,却又清醒无比。这就是你所不认识的张三。《我是谁》以别样的角度展示了亲情之血浓于水。刘连长尽管认不出来“我”是谁,却知道自己最亲、最爱的人。《记海》展现的是公安民警的辛劳,这辛劳能换来众人的笑脸,值了!

我是谁

□郑武文(山东青州)

晚饭,我做了刘连长最喜欢吃的小鸡炖蘑菇,开了一瓶二锅头。我俩一人倒上半杯,看着电视,边喝边聊。

刘连长问我:“兄弟,看你有点儿面熟,贵姓啊?哪里人?”我说:“刘连长客气,我免贵姓刘,原籍东湖镇黄家楼村。”刘连长说:“我说呢。我也是东湖镇黄家楼村的,而且我也姓刘。原来是老乡啊!来,咱俩再干一杯!”

晚饭后,我又沏了一壶茶,坐在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和刘连长喝茶。刘连长不时看看表,又在屋里转了两圈,最后还是忍不住对我说:“我说啊,天也不早了,我看你还是回家吧,要是没玩够呢,明天再来,我随时欢迎。太晚了,你家里人挂念,而且你看,我也该休息了……”

我妈说:“这就是他的家,你让他回哪儿去?你看,这是他老婆,这是他儿子,我是他妈。”刘连长瞪着眼瞅了一会儿我妈,并没有反驳,又沉默了一会儿,叹口气,喝杯茶,独自进屋休息去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早早起来,搀扶着刘连长去外面散步。我住的房子在一个老小区,设施简陋,没有锻炼的地方,我只好带着他到附近的公路上走走。好在我都是在上班前带刘连长出来的,路上车还不多,相对安全。

今天偏偏出了意外,一辆汽车从后面冲着我俩过来,眼看就躲不开了。我急忙抱着刘连长倒向旁边的沟里,汽车撞到我腿上,走出一段才刹住。我急忙查看倒下去的刘连长,好在沟里都是松软的泥土,刘连长没受伤,我的腿却被汽车刷出一道大口子,鲜血直流。刘连长急忙脱下外衣,非常利索、专业地给我包扎起来。看到刘连长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,我忍不住问:“你想起我是谁了?”刘连长迷茫地看了我一会儿,慢慢地摇了摇头:“我虽然还没想起来你是谁,可是看到你流血我很心疼,你一定是很亲的一个人。”

我抱着刘连长的肩膀喊了一声爸爸,眼泪夺眶而出。

刘连长大号刘定远,是我的父亲,晚年得了阿尔茨海默病,只记得从前的事,只允许我们喊他刘连长,对我们这些儿孙包括我母亲都不认识了。

记海

□杨晓帆(黑龙江牡丹江)

他告诉家人,自己要到秦皇岛出差一个月。“爸,你真幸运,在秦皇岛能看见大海呢!你回来一定要讲给我听!”女儿兴奋地叫着。

“你可以把看到的海记下来,咱山里人看海不容易,以后要是想看海了,就读读你的日记!”妻子提醒他。

他佩服妻子的机智,特意挑了一个厚厚的本子带上。他从小生活在山里,对大海格外向往,他经常望着满山的黄沙,想象每粒沙融入大海的样子。警校毕业那年,他本想去一个沿海城市工作,但最终还是放不下家乡。

他盘算好了,只要有机会,就去海边。他要把海的颜色、海的温度、海的秉性以及和海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记下来。

事实上,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,就是躲在车里紧盯着监视屏幕。他住的地方离海很近,甚至能听到涛声,但他丝毫不敢分心,始终坚

守岗位,没有见到海,也没有在日记本上记下一个字。

一个月后,归家的车队在滨海大道上疾驰。他望向窗外,一直没能看到海,神色黯然。忽然,路边防护林浓密的枝叶间现出点点波光,他猛然意识到,那是海,可海被树叶挡住了。他遗憾地直叹气。

“前方有个丁字路口,防护林有个缺口,你可以从那儿看看大海。”司机是当地的同志,看出了他的烦恼,“不过以我们的车速,你也就能看五秒钟!”

还没等他反应过来,大海就霍地出现了。海面碧波万顷,银光跳荡,美得无法形容。

他贪婪地睁大眼睛,口中数着:“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他这次到秦皇岛是去执行一项秘密的抓捕任务。正是凭借他的火眼金睛,毒贩全部落网!

你所不认识的张三

□谷后雨(山东烟台)

张三有个嗜好,摔完砖还要到窑顶溜达一圈。烧窑的洪师傅不让。听说洪师傅好酒,张三狠狠心买了二斤散酒一只烧鸡,那可是他一个月的烟钱。

下半夜,洪师傅喝高了,张三扶着洪师傅往窑里添煤。来到窑口,洪师傅拿起一根长铁钩,钩开烧得通红的窑口盖,用铁锨嚓嚓往里铲煤。洪师傅翘翘起翘,张三接过铁锨一通猛干。再去窑顶,洪师傅热情招呼。人们知道后笑话张三傻蛋。

砖窑吃煤的妖怪,一车一车往里倒。有一次,送煤的车陷进沟里,窑主不在。张三喊人拉车,还把司机领到家里吃饭。司机见张三为人爽快,便与张三拜了把子。后来,窑主资金周转不开,张三作保,司机同意下回结账。

屡次解围,窑主对张三另眼相看。刚兴BP机,窑主就给张三配了一个。BP机滴滴一响,如果是电话号码,张三就用窑主办公室的电话拨回去,如果是汉字,他就让管账的冯四念给自己听——张三不识字,领工钱就画三条横道。

后来,窑主欠了一屁股债跑了。煤钱是张三担保的,人们又开始嘲笑张三。

张三承包砖窑,代窑主偿还债务。三年时间,张三还清了所有的债务,且周转资金充裕,从不欠账。然而,成功后的张三还是让人笑话。

张三先后承包了五座窑厂,每座窑厂都由一个美女代管。五个美女都认张三为干爹,张三按年龄给她们排序,大妮,二妮,三妮,四妮,五妮。人们都说张三迟早会被这五个狐狸精榨干,把全部家当赔进去,还得亏一个大窟窿。

有一个人不甘心当观众,也想分一杯羹。

管账的冯四把欠窑厂的钱说成是窑厂欠别人的钱。张三一看签名就知道冯四在糊弄他,脸一沉,让冯四说实话。冯四一口咬定字是张三签的。经核实,冯四冒充张三签名做假账贪污。

原来,张三帮洪师傅烧窑时,对十八个窑口的添煤多少、火势大小按烧砖进程都揉进了三条横道里。笔迹的宽窄、力道,外人怎么也模仿不来。另外,张三的签名,欠别人钱的“三”字,中间一道收笔是上扬的,别人欠他钱的“三”字,收笔是下垂的,差别非常细微。

冯四磕头求饶,张三念在多年的情分上饶了他。后来,冯四听说,那五个干闺女都是张三收养的弃婴。到年底,张三和她们对半分红。张三媳妇还给她们介绍对象,像待亲闺女一样。

再有人跟冯四说,张三迟早会被那五个狐狸精害死,冯四都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般,说张三有你们不知道的另一面。他还深信张三把签字的秘密说出来,一定还有更加周密的计划。

绘图 雅琦